



Grafarpögn

Arnaldur Indriðason

墓地的沉默

[冰岛] 阿诺德·英德里达松 著

余晨璐 楼晨晔 陈文心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Grafarpögn

Arnaldur Indriðason

墓地的沉默

[冰岛] 阿诺德·英德里达松 著

余晨璐 楼晨晔 陈文心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8-2333

Arnaldur Indriðason
Grafarþögn

经作者许可,据 New York: Vintage 2005 年英译版 Silence of the Grave 译出。

Copyright © Arnaldur Indriðason, 2001

Title of the original Icelandic edition: Grafarþög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Edda Publishing, Iceland, www.edda.i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墓地的沉默/(冰)英德里达松著;余晨璐,楼晨晔,陈文心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7

ISBN 978-7-02-006767-1

I. 墓… II. ①英…②余…③楼…④陈… III. 长篇小说-冰岛-现代
IV. I53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8422 号

责任编辑:姚翠丽 特约策划:彭 伦 杨蔚昀
装帧设计:李 佳

墓地的沉默

Mu Di De Chen Mo

[冰岛]阿诺德·英德里达松 著
余晨璐 楼晨晔 陈文心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6767-1

定价 20.00 元

冰岛姓名解

冰岛人日常以名字互相称呼,这是因为在冰岛,并没有正式的姓氏,而只有源自父名的姓,男女分别以“-松”(表示儿子)或“-多特”(表示女儿)结尾。在电话黄页中,冰岛人是以名字而非姓氏排序的。在警察局内部,尽管职位级别有差,但警员们仍然以名字互称,就连警匪间也是如此,这对于其他国家的读者而言,颇为怪异。埃伦泽的全名是埃伦泽·斯万松,她的女儿全名则是艾娃·琳德·埃伦兹多特。少数家庭仍然保有传统姓氏,这些姓氏基本上源自丹麦语,或者在形式上稍有变更;这些姓氏的保留乃是实行到二十世纪初方才废止的殖民法规所致。

这是一根人类的骨头——他刚从坐在地板上嚼着它的小女孩嘴里拿过它就知道了。

生日派对正值高潮，孩子们的喧哗震耳欲聋。外送比萨的男孩送来吃的喝的就走了，孩子们狼吞虎咽地吃着比萨大口地喝着可口可乐，还不停地大喊大叫，像是比谁的嗓门更响。接着，仿佛有人一声令下，他们全体离开餐桌，在房间中奔跑玩闹起来，有的手里拿着玩具机关枪和小手枪，年幼一些的抓起玩具车和塑料恐龙。他不知道那些孩子究竟在玩什么游戏，在他看来，这无异于一场令人发狂的闹剧。

小寿星的母亲用微波炉做了些爆米花。她告诉那个男人，她会打开电视放部录像什么的，总之会设法让孩子们安静下来。如果这样还不奏效，她就把他们都赶出去。这已经是第三回庆祝她儿子的八岁生日了，她都快崩溃了。想想看，接连三次生日派对！第一次，全家一起去了家汉堡包店，店里放着震耳欲聋的摇滚乐，而且价格也贵得离谱。第二次，她为儿子办了一次盛大的聚会，请来亲朋好友，办得像他受坚信礼^①一样隆重。而今天，小寿星自己请了同学和街坊的小朋友过来玩。

她打开微波炉，拿出那袋膨胀的爆米花，又放了一袋进去，心想：明年生日一定要从简。一次派对就够了。她小时候也就是这么过来的。

坐在沙发上的年轻男人非常内向，完全帮不上忙。她试着和他聊天，但还是放弃了；这种人待在起居室里，让她觉得很不自在。谈话是根本不可能的，男孩子们吵吵闹闹，让她更加不知所措。年轻男人丝毫不

① 坚信礼：一种在教堂中举行的接收洗礼教徒为正式成员的基督教仪式。

想主动帮忙，只是坐在那里，愣愣地盯着空气，一言不发。简直腼腆得不可救药，她这样想着。

她以前没有见过这个男人。他是派对上她儿子一个朋友的哥哥，大约二十五岁，比她小了差不多二十岁。他在门口和她握手，他瘦得像是一个耙子，手指很长，掌心湿冷，而且沉默寡言。他是来接弟弟的，可是他弟弟正玩在兴头上，根本不想回去。于是，他就决定进屋待一会儿。派对很快就结束的，她说。他告诉她，他们住在马路另一头的排屋里，父母出国去了，现在是他在照顾弟弟。他还说，事实上，他自己还在镇上另租了一间公寓。他在走廊里坐立不安，一点也不自在，而他的弟弟，又一头扎回乱哄哄地打闹成一片的孩子堆里。

此时，他坐在沙发上，看着小寿星一岁的妹妹从儿童卧室前慢慢爬过。她穿着镶褶边的白裙子，头发上戴着蝴蝶结，细声细气地自言自语。他暗地里诅咒他的弟弟。待在生人的家里让他觉得很不舒服。他不知道是否该主动提出帮点忙。小寿星的母亲告诉他，男孩的父亲要工作到很晚。他点点头，试着露出微笑，但没有接递过来的比萨和可乐。

他注意到，小女孩拿着某种玩具。她一坐下来就咬它，口水滴嗒个不停。这咀嚼物似乎让她很恼火。可能是出牙期的表现吧，他想。

小女孩手里拿着玩具，慢慢靠近他。他开始猜想，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小女孩停下了，扭动着身子仰面躺倒，接着，坐在地板上张着嘴，看着他，一连串口水滴到胸口上。她把玩具放进嘴巴，一边咬着，一边向他爬去。玩具起初撑在她嘴里，但她一做鬼脸傻笑，玩具就掉了出来。她费了番工夫，才重新找到它，举着这玩意儿，径直向他爬去。然后，她扒住沙发扶手，试着直起身子，站到他旁边，尽管她还站不稳，却依然很满意自己这个小成就。

他从小女孩那儿拿过东西，仔细检查。小女孩困惑地看了看他，突然煞有介事地放声大哭。他很快就认出这是一根人的骨头——一根肋骨，十厘米长。骨头的颜色已经不是很白，断口边缘已不锋利，被磨得很光滑，断口里面有像是泥土的棕色大斑点。他猜测，这是肋骨前端的一部分，而且年代久远。

小寿星的母亲听见小女孩的哭声，向起居室望去，看见小女孩站在沙发前，那个陌生人旁边。她放下那碗爆米花，走过去抱起自己的女儿，瞪着那个男人。然而，那个男人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她，或者是她大声哭闹的女儿。

“出什么事了？”母亲安慰着她的孩子，焦虑地问道。她提高嗓门极力想把男孩子们的喧闹声都压下去。

男人抬了抬头，缓缓站起身，把那根骨头递给她看。

“她从哪里弄来这东西的？”他问道。

“什么东西？”她问。

“这根骨头。”他开口道，“她从哪里弄来这根骨头的？”

“骨头？”她又问了一句。小女孩看见这根骨头，立刻安静了，伸手去抓它。她专注地看着它，连眼珠也斗在了一起，更多口水从她咧开的嘴里淌下去。她一把夺过骨头，放在手里玩着。

“我认为那是根骨头。”男人说。

小女孩把骨头放进嘴里，再次安静了下来。

“她在嚼的那个东西。”他说，“我认为，那是根人的骨头。”

母亲看了看孩子，她正格格咬着那玩意儿。

“我从来没见过这东西。人的骨头，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这是人类肋骨的一部分。”他说。“我是学医的。”他解释着，又补充了一句，“已经读了四年多。”

“你胡说八道！这骨头是你带来的？”

“我？当然不是。你知不知道它从哪里来的？”他问道。

母亲看着孩子，猛地把骨头从她嘴里拉出来，一把扔在地上。小女孩又号啕大哭起来。男人从地上捡起骨头，更加仔细地检查它。

“她哥哥大概知道……”

男人看着那位母亲，她回望的目光有些尴尬。她看了看大哭不止的女儿，又看了看骨头；接着，她把视线转移到起居室窗外半竣工的房屋上；然后，她又看了看骨头和那个陌生人。最后，她的目光终于停落到自己儿子身上——他正从一间儿童卧室前跑过。

“托蒂！”她大声叫着。但男孩没有理她。她费力地走进孩子们当中

把她的儿子拽出来，让他站到医科学生面前。

“这是你的吗？”他把骨头递给男孩，问道。

“是我找到的。”托蒂干脆简洁地回答，他不想错过自己生日派对的任何一瞬间。

“哪里找到的？”母亲问。她把小女孩放到地板上。小女孩盯着她，犹豫着是不是该再次大哭大嚎。

“外面。”男孩说，“这块石头挺有意思的，我已经把它洗干净了。”他有点气喘吁吁，一滴汗珠从他脸颊上滴落下来。

“外面哪里找到的？”他母亲问，“什么时候？你当时在做什么？”

男孩看着母亲。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事，但母亲的表情说明了一切，他想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昨天，我记得是。”他说，“是在马路尽头的工地地基里找到的。怎么了？”

他的母亲和陌生人对视了一眼。

“你能不能带我去你找到它的地方？”她问。

“我必须去吗？这可是我的生日派对啊！”他说。

“必须。”他的母亲说，“带我们去。”

她把小女孩从地板上抱起来，推着儿子走出房间向门口走去。年轻男人紧紧跟在后面。孩子们看见他们的小主人被禁止了玩乐，突然安静下来。托蒂的母亲推着他离开房屋，怀里抱着他的小妹妹，表情严厉。孩子们面面相觑，跟在他们后面离开了房子。

这是一片新开发的地产，叫做“千年街区”，旁边有一条路，通向雷尼斯凡湖。地产则正好位于格拉法霍山的山坡上。山上矗立着巨大的棕色地热水箱，如同一座城堡，睥睨整个郊区。水箱两侧的路，都已经修整完毕，路边都是正在建的房屋。偶尔会看到一座带花园的房子，草皮刚刚铺好，树苗也才种下，不过，这些植物早晚有一天会长大，能给房主带来足够的绿荫。

人群兴致勃勃地跟在托蒂身后，沿着水箱边的主街向前走去。新建的排屋向草地延伸开去，而在更远的东北方，则立着雷克雅未克人古旧的避暑小木屋。孩子们都喜欢在那些新开发地产的工地上玩耍，这里也不

例外。他们在半竣工的房子里嬉戏，爬上脚手架，躲藏在僻静高墙的影子
里，有时，还顺势滑到新挖好的工地地基里，故意溅起积蓄在那里的雨水。

那个陌生男人、母亲和那一大群孩子，都跟着托蒂走到一个工地地
基边。托蒂指给他们看一个地方，前些天，他就是在那儿看见那块白亮
光滑的奇石的。他打算留着它，就把它放进了口袋。他还清楚记得发现
石头的具体位置，便率先跳进工地地基中，径直向这块干燥泥地走去。
他的母亲让他闪到一边，并在年轻男人的帮助下爬下工地地基。托蒂从
她手里拿过骨头，放进泥土里。

“当时，它就这样平躺着。”他说道，依然觉得那骨头不过是块有趣的
石头。

这是周五下午，工地地基里没有人在干活。横梁已经被搭在两侧的
墙壁上，准备用混凝土浇筑，但是在还没有垒起墙壁的地方，泥土暴露在
外面。年轻男人走到泥墙边，仔细检查男孩发现骨头那个位置的上方。
他用手指刮掉泥土，发现土壤里还深深埋藏着骨头——像是人的前臂。
他惊恐万状。

男孩的母亲看着陌生男人死死盯着泥墙，顺着他的视线看去，也看
见了骨头。她走近一些，觉得自己还可以辨认出颞骨和一两颗牙齿。

她打了个冷战，看了年轻男人一眼，接着看向自己的女儿。突然，她
立刻用力猛擦小女孩的嘴，这动作近乎出于本能。

*

直到她感觉到太阳穴处的疼痛，她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他突然
紧握双拳，猛砸她的脑袋，那拳出人意料，快得令她看不清拳来的方向。
也许是她不愿相信他打了她吧。这是第一击，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她常
想，假如当时当地她离开了他，生活是不是就会变得不一样？

假如他允许她离开。

她惊恐莫名地望着他，完全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打她。在这之前，
谁都不曾打过她。而且，她和他结婚才三个月。

“你打了我？”她问，拿手揉着太阳穴。

“你以为我没看到你是用什么样的眼神看他的吗？”他怒道。

“他？什么意思？你是指斯诺里？看斯诺里吗？”

“别以为我没注意到。一副骚样。”

她从不知道他性格中还有这一面，从不曾听他用过那样的措词——骚样。他在胡扯些什么？她同斯诺里不过在地下室门前稍稍聊了几句。斯诺里来送还她做女佣时落在主人家的东西，她向他道了谢。看到丈夫一整天阴沉着脸，不想见斯诺里，她便没有请他进屋。临别的时候，斯诺里开了她前东家的玩笑，他们笑着说再见。

“只不过是斯诺里嘛，”她说，“别反应那么大。你今天怎么一天心情都不好？”

“你算是在挑衅我？”他逼近她，问道，“我从窗口看到你们了。看到你像个荡妇一样围着他团团转！”

“不，你不能……”

他再次狠狠地给了她脸上一拳，把她打得飞到厨房的碗橱跟前。眼下的一切发生得太快，她都来不及用手护住头。

“少扯谎！”他咆哮道，“我瞧见你是怎么看着他的了。我瞧见你跟他调情！亲眼看见的！你这个婊子！”

又是一个她第一次听到从他口中蹦出来的词。

“我的上帝啊！”她叫道。血从她裂开的上唇淌进嘴里。咸涩的泪水顺着脸颊滑落，与血的味道混合在一起。“你为什么要那样？我干了什么？”

他站在她跟前，俯视她，摆出一副随时可能攻击的样子。愤怒灼红了他的脸庞。他咬着牙，跺了跺脚，然后大模大样地转过身，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地下室。剩她一个人站在地下室里，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后来她常常回想那个时刻。如果她当时以转身走人、永远离开的方式回应他的暴力，而不是寻找一切可以用来责备自己的理由，事情是否就会不一样呢？她一定做了什么激起他怒火的事，只是自己不曾发现。她可以等他回来再向他解释，并保证想办法来弥补，让生活回到原来的轨道。

她从没见过他那个样子，不管他是和她在一起，还是和其他人在一

起。他是个安静而严肃的人。甚至可以算个思想者。那正是初识时他吸引她的一点。他当时在基沃斯工作，受雇于她前东家的兄弟，并帮着给她前东家送东西。一年半前两人就是那样认识的。他们年纪相仿。他说他想放弃工作、出海打鱼，因为打鱼可以赚钱。他想要有自己的房子，做自己的主人。当劳工既压抑、又过时，报酬还低。

她向他诉苦，说自己烦透了给商人做女佣的生活。她的东家是个吝啬鬼，老对雇来的三个女孩发牢骚；女主人是个苛刻又招人厌的老太婆，喜欢对下人呼来喝去。对于将来该干什么，她没有什么特别的打算，也不曾考虑过将来。自打童年起，辛苦劳作便成了她的全部生活，除此以外再无其他。

他寻找各种借口到商人家里拜访，一次又一次与她在厨房相会。事情总是有因有果，她很快将自己有孩子的事告诉了他。他说他知道她已经做了妈妈。他向别人打听过。这是他第一次显示出有兴趣要更深入地了解她。女儿马上就三岁了，她告诉他，还特地把正在与东家的孩子嬉闹的女儿抱来给他看。

他看到她带着女儿过来，便问她有过多少个男人，一边还笑着，仿佛只不过开了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后来的日子里，他指责她滥交，用这种无情的方式来击垮她。他从不喊她女儿的名字，只叫她绰号——他叫她杂种或者瘸子。

其实，她的生活中并没有过很多男人。她告诉他，孩子的爸爸是个渔夫，在科拉菲厄泽淹死了。船上四人都因风暴而丧身大海，事故发生那年，男人只有二十二岁。差不多同时，她发现自己有了身孕。他们没有结婚，因此她连寡妇都称不上。他们本打算结婚的，然而他死了，只留下她和私生女相依为命。

她注意到他坐在厨房里听她讲述的时候，女儿不喜欢和他待在一起。一般情况下，她都不是个怕生的孩子，然而每每他来造访，女儿总死攥住妈妈的裙子不敢松手。他从口袋里掏出硬糖递给她，她却将脸深埋进妈妈的裙子，开始哭。她想要回到其他孩子身边。尽管硬糖是她的最爱。

两个月后他向她求婚。整个过程压根儿没有她在书里读到过的那

种浪漫味儿。他们晚上约会过几次，在镇上散散步或者去看场卓别林的电影。她被荧幕上的流浪汉逗得呵呵直笑，回头看身边，他的脸上几乎没有一丝笑容。一天晚上从电影院出来，她正等着他预订好的车来接他们，他突然问她他俩是否该结婚了。他把她拉向自己。

“我要我俩结婚。”他说。

她惊呆了。很久以后，当一切都已尘埃落定，她才想起来那根本不是一次求婚，他根本没有问她想要怎样。

“我要我俩结婚。”

她考虑过他向她求婚的可能性。两人的关系已经亲密到那种程度。她需要为自己和女儿找个家。她想要更多的孩子。除了他，别的男人似乎都对她不感兴趣，也许是因为她有孩子，也许是因为她长得并不那么吸引人。矮胖身材，棱凸的五官，微龅的牙，再加上小巧却总难安分的手指。兴许她等不到更好的人来向她求婚。

“你觉得怎么样？”他问。

她点点头。他吻了她，两人拥抱在一起。他们不久就在莫斯非尔的教堂举行了婚礼。仪式一点也不隆重，出席的人除了新娘和新郎之外，只有新郎在基沃斯的朋友和新娘的两位在雷克雅未克的朋友。仪式结束后，牧师邀请他们喝咖啡。她问他的朋友和家庭情况，他却不愿多谈。他只说自己是独子，还是婴儿时爸爸就死了，妈妈养不起他，就把他寄养在别人家。来基沃斯农场干活之前，他在好几个农场里干过。他对她的亲属关系也不好奇，不太在意她的过去。她告诉他他俩苦况相近，因为她也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她是被领养的，在好几个雷克雅未克的家庭间辗转长大，最后给商人当了女佣。他点点头。

“我们重新开始吧。”他说，“忘掉过去。”

他们在林达加塔租了一小套地下室单元公寓，面积比客厅加厨房略大些。院子里有户外厕所。她不再给商人干活。他说她不必自己挣钱了。他在港口找了份工作，希望有朝一日能坐着渔船出海打鱼。

她站在餐桌前，按着自己的腹部。尽管还没告诉他，她确信自己是怀孕了。这事本就预料得到。他们谈过生孩子的问题，可惜她不清楚他

会怎么想，他那么神秘莫测。假如是个男孩，她已经帮他起好了名字。她想要个男孩。男孩会叫西蒙。

她听说过丈夫打妻子的事，听说过妻子不得不忍受着丈夫的暴力度日。听说过好多那样的故事。她只是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其中一员，没想到自己的丈夫会对她施暴。她告诉自己说，那次一定是个例外。他以为我和斯诺里调情，她暗想，我一定不能再让那样的事情发生。

她抹抹脸，吸了吸鼻子。可怕的侵犯啊。虽然他是出去了，可他一定会很快回来向她道歉。他怎么能那么对她呢。不可能的。绝不可能。她有些困惑，但还是走进卧室去看女儿。女孩名叫米凯利娜，早晨醒的时候有点发烧，睡了一整天，此刻还在睡。她抱女儿起来，觉得她浑身滚烫。她用双臂抱着她，坐下，轻轻哼起摇篮曲。她神思恍惚，刚才丈夫的毒打还让她心有余悸。

女孩子们盒上站，
小小短袜脚上穿。
金色秀发微微卷，
粉红衣裙最鲜艳。

米凯利娜费劲地喘着气，小胸脯一起一伏，鼻腔中隐约传来尖细的鼻音。她的脸烧得通红。

她试着叫醒米凯利娜，但小女孩毫无反应。

她尖叫起来。

女孩病得很重。

艾琳宝接到了关于千年街区发现骨头的电话。电话铃响的时候，她独自在办公室里，正好准备出去。她犹豫片刻，看了看钟，还是回到电话机边。当天晚上，她准备开一个晚餐会，所以一整天在脑子里转的，都是用泥炉烹饪法烧出来的鸡。她叹了口气，最终还是拿起了电话听筒。

艾琳宝不是很能看得出确切年龄，大概四十来岁，身材保持得很好，没有一丁点脂肪赘肉。她喜欢美食，离过婚，有四个孩子，其中包括一个已经长大离家的养子。她结过两次婚，最后嫁给了一个喜好烹饪的汽车技工，他们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住在格拉法沃古地区的一幢小排屋里。很久之前，她学过地质学，可从未在那个领域工作过。一开始，她在雷克雅未克警察局做暑期零工；最后，她成了其中一分子；如今，则是那里仅有的几个女性探员之一。

呼叫机响起时，希古泽·奥利正在和他的女友贝格索拉疯狂地做爱。他的裤子扔在地板上，皮带上别着呼叫机，烦人地响个不停。他知道，如果他不离开床，声音是不会停止的。这一天，他早早下班，贝格索拉却已经到家，用她热情肆意的深深一吻来迎接他。而后的事情，便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他把裤子脱在厨房里，拔了电话线，关了手机。然而，他忘了关呼叫机。

希古泽·奥利深深叹了口气，抬头看着跨骑在他身上的贝格索拉。他浑身是汗，面色潮红。从她的神情看，她还没有准备好让他走。她紧闭着眼睛，趴在他身上，臀部有节奏地轻轻上下运动，直到高潮逐渐退去，她身上的肌肉才重新放松下来。

呼叫机，永远在他的生活中占据首位。至于自身的欲望，他可以另找合适的机会来满足。

于是，他从贝格索拉身下滑出来。贝格索拉躺着，头放在枕头上，仿

佛失去了知觉。

埃伦泽坐在斯屈拉卡菲餐馆吃咸肉。他有时在那里吃饭，因为这是雷克雅未克惟一一家供应他能接受的冰岛风味家常菜的餐馆。如果他愿意费事，他烧的，就是这种风味的菜。这家店的内部装潢，他也很喜欢：棕色的古旧饰面；老式的厨房椅子——有些的塑料垫子已经被戳开，露出里面的海绵填料；地板上的油地毯，被来往人流的重脚头逐渐踏薄。这家店的主顾包括卡车司机、出租车司机、起重机操作员、工匠和海军士兵。埃伦泽独自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边，埋头吃咸肉、煮土豆、豌豆和淋透甜调味汁的芜菁。

早就过了午餐的高峰时间，但他还是迫使厨师为他准备一点咸肉。他切下一大块肉，在上面堆了土豆和芜菁，又用刀在这堆得好似战利品的食物上涂抹了厚厚一层奶油调味汁。很快，它们就在他嘴里消失殆尽。

埃伦泽又在叉子上堆满美味的食物，但他刚刚张开嘴，手机响了，他的手停在半空中。他看了看手机，又看了看放满食物的叉子，再看了眼手机，终于略带遗憾地放下叉子，只得把食物留在桌上的盘子里。

“为什么我就没办法得到片刻的安宁？”他抢在西于聚尔·奥利开口说话之前先说道。

“千年街区那儿找到一些骨头。”希古泽·奥利说，“我正往那里赶，艾琳宝也是。”

“哪种骨头？”

“我不知道。艾琳宝打电话给我，我现在正在半路上。我已经叫了法医去。”

“我在吃饭。”埃伦泽缓缓开口道。

希古泽·奥利差点脱口说出自己当时在干什么，但他及时制止了自己。

“在那里碰头。”他说，“千年街区^①在通向雷尼斯凡湖的路边，热水水

^① quarter 一词，兼有小区和四分之一的意思，此处和下面的对话中，小说人物用了它的双关之意。

箱的左下侧，离小镇不远。”

“‘千年街区’是什么？”

“嗯，什么？”希古泽·奥利答应着，还对与贝格索拉在一起的快乐时光被打断耿耿于怀。

“是一千年的四分之一？二百五十年？不过这又是什么意思？”

“天哪！”希古泽·奥利抱怨了一句，挂断了电话。

过了不久，埃伦泽开着他那辆有些破旧的车到了现场，他把车停在格拉法霍房子工地地基边的路上。警察也到了，用黄色胶带封锁了这个地区。埃伦泽钻过封锁带，艾琳宝和希古泽·奥利已经站在地基下面，面对着一堵泥土墙壁。报告骨头事件的医科学生和他们站在一起，办生日派对的那个母亲聚集了所有男孩，把他们送回室内。工地地基里面架起了三架梯子。雷克雅未克的地区卫生官员——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胖男人，从其中一架上爬下去，埃伦泽跟在他身后，也爬了下去。

媒体显然对发现的骨头兴趣盎然，记者齐齐聚集在现场。周围的住户也纷纷围拢过去，他们之中，有的人已经搬进了小区；而另外的，先前还在没有屋顶的房子上干活，现在也手里拿着锤子铁锹站在现场，眼前忙乱的景象把他们弄得云里雾里。正是四月末，暖风和煦，春光明媚。

法医小组已经开始工作，他们小心翼翼地 from 泥土墙上刮下样本，把小泥铲上的泥土屑倒进塑料袋里。他们看见骨架的上半部分还埋在土墙里，一条手臂、一部分胸腔和下颚骨清晰可见。

“那就是千年人？”埃伦泽走近泥土墙，问道。

艾琳宝瞥了一眼希古泽·奥利，目光中充满疑问。西于聚尔·奥利站在埃伦泽身后，伸出食指，指着脑袋绕了绕。

“我给国家博物馆打了电话。”希古泽·奥利说着，埃伦泽突然转过身看他时，他立刻收起刚才的动作，伸出手抓抓头皮，“一个考古学家正赶过来，他也许会告诉我们，这究竟是什么。”

“难道我们不需要一个地质学家？”艾琳宝问道，“他能告诉我们关于这些泥土的事、骨头的位置和泥土之间的关系，还有地层的年代。”

“你不能帮忙吗？”希古泽·奥利问道，“你从前不是学这个的？”

“我统统忘光了，一个词都不记得。”艾琳宝说，“我现在只知道，那些棕色的东西叫做‘土壤’。”

“他不是六英尺以下。”埃伦泽说道，“大概在一米以下，最多不超过一米半。还被匆匆忙忙地捆了起来，至少在我看起来，这是一具尸体的残骸。他在这儿的时间不长，绝不是维京人^①。”

“你怎么知道，这是个‘他’？”地区卫生官员问道。

“他？”埃伦泽重复了一遍。

“我的意思是，这也很可能是‘她’。你怎么这样肯定这是个男人？”卫生官员说道。

“也可能是个女人。反正我随口说的，无所谓。”他说着，耸了耸肩，“看了这些骨头，你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呢？”

“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最好，还是等尸骨全部从土里挖出来再看看。”卫生官员说道。

“是男是女？年龄多大？”

“目前无法判断。”

一个高个子男人向他们走来，他穿着一条牛仔裤和一件传统冰岛式样的羊毛衫，留着杂乱的灰白胡子，两颗发黄的尖牙从他的大嘴里突出来。他介绍说自己是考古学家。他看着法医小组作业，让他们发点慈悲，停下这毫无意义的挖掘。两个拿着小泥铲的人犹豫了。他们穿着雪白的防护服，戴着橡胶手套和防护眼罩。在埃伦泽眼里，他们就好像刚刚直接从核电站里走出来似的。这两个人看着他，等着他下达指令。

“我们需要挖下去，挖到他，看在上帝的分上。”尖牙考古学家边说边挥舞手臂，“你们是要用这小泥铲把他从土里挖出来？这里谁负责？”

埃伦泽承认是自己。

“这不是考古发现。”尖牙说着，和埃伦泽握了握手，“我的名字是斯

^① 维京人，或称“北欧海盗”，从8世纪到10世纪劫掠欧洲北部和西部海岸的斯堪的纳维亚人。